暮　秋

（法国）弗朗西斯·蓬热

戈阳青 译

整个秋天到头来不过是一碗寒冷的汤药。所有树木的落叶都在雨水中浸渍，没有发酵，也没有酿造成酒精：必须等到春天，去敷贴在那树木的腿上。

剥夺在紊乱中进行。所有选举室的门都极度疲惫地开关。筐子里，筐子里！自然界撕碎了它的手稿，毁坏了它的书柜，在疯狂地打掉最后的果实。

然后它突然从工作台站起，即刻出现在广阔无垠里。脱掉帽子，让头敞于雾中；摇晃着胳臂，渴望冰冷的风去清醒它的头脑。白昼短暂，夜晚很快降临，而诙谐已经丧失了权利。

大地在群星的天空中又恢复了严肃的气氛，它被照亮的部分变得更为狭小，并渗入了山谷的阴影。它的鞋就像流浪汉的鞋，被水浸湿，发出了音乐声。

在沼泽地里，那有益于健康的含糊又恢复了精力，从石头跳向石头，改变了草地。溪河在逐渐地增多。

这，就是那被称之为漂亮的清理，可它却没有遵守协议！它被裸露地妆饰，直至凉透了骨头。

而后，那个坚硬的它，并没有立即干枯。三个月有益的思考在这种状况下进行：没有血管的反应，没有披肩，也没有毛手套，可健强的体魄却经受住了抗衡。

同样，当新的嫩芽开始破土，你可知道它们将要做什么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——冻僵了的它们，脸色通红，总是小心翼翼地露面，道理显而易见。

那时候，另一个故事就将开始。它也许会依存于通常没有昏暗忧伤的气味。而这气味，将在那个故事里，为我勾画出我的特征。

（1989.9.12 译）

《暮秋》戈阳青译于 20 世纪 80 年代。2003 年收入诗词集《浩世微尘》（作家出版社）。2006 年 1 月《浩世微尘·文学经典月刊》发表。同年收入《戈阳青全集》翻译诗选（欣赏版、阅读版、文本版）。

《暮秋》：

整个秋天到头来不过是一碗寒冷的汤药。所有树木的落叶都在雨水中浸渍，没有发酵，也没有酿造成酒精：必须等到春天，去敷贴在那树木的腿上。

剥夺在紊乱中进行。所有选举室的门都极度疲惫地开关。筐子里，筐子里！自然界撕碎了它的手稿，毁坏了它的书柜，在疯狂地打掉最后的果实。

然后它突然从工作台站起，即刻出现在广阔无垠里。脱掉帽子，让头敞于雾中；摇晃着胳臂，渴望冰冷的风去清醒它的头脑。白昼短暂，夜晚很快降临，而诙谐已经丧失了权利。

大地在群星的天空中又恢复了严肃的气氛，它被照亮的部分变得更为狭小，并渗入了山谷的阴影。它的鞋就像流浪汉的鞋，被水浸湿，发出了音乐声。

在沼泽地里，那有益于健康的含糊又恢复了精力，从石头跳向石头，改变了草地。溪河在逐渐地增多。

这，就是那被称之为漂亮的清理，可它却没有遵守协议！它被裸露地妆饰，直至凉透了骨头。

而后，那个坚硬的它，并没有立即干枯。三个月有益的思考在这种状况下进行：没有血管的反应，没有披肩，也没有毛手套，可健强的体魄却经受住了抗衡。

同样，当新的嫩芽开始破土，你可知道它们将要做什么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——冻僵了的它们，脸色通红，总是小心翼翼地露面，道理显而易见。

那时候，另一个故事就将开始。它也许会依存于通常没有昏暗忧伤的气味。而这气味，将在那个故事里，为我勾画出我的特征。